

007359

生江樓志



生江樓志

彭芸荪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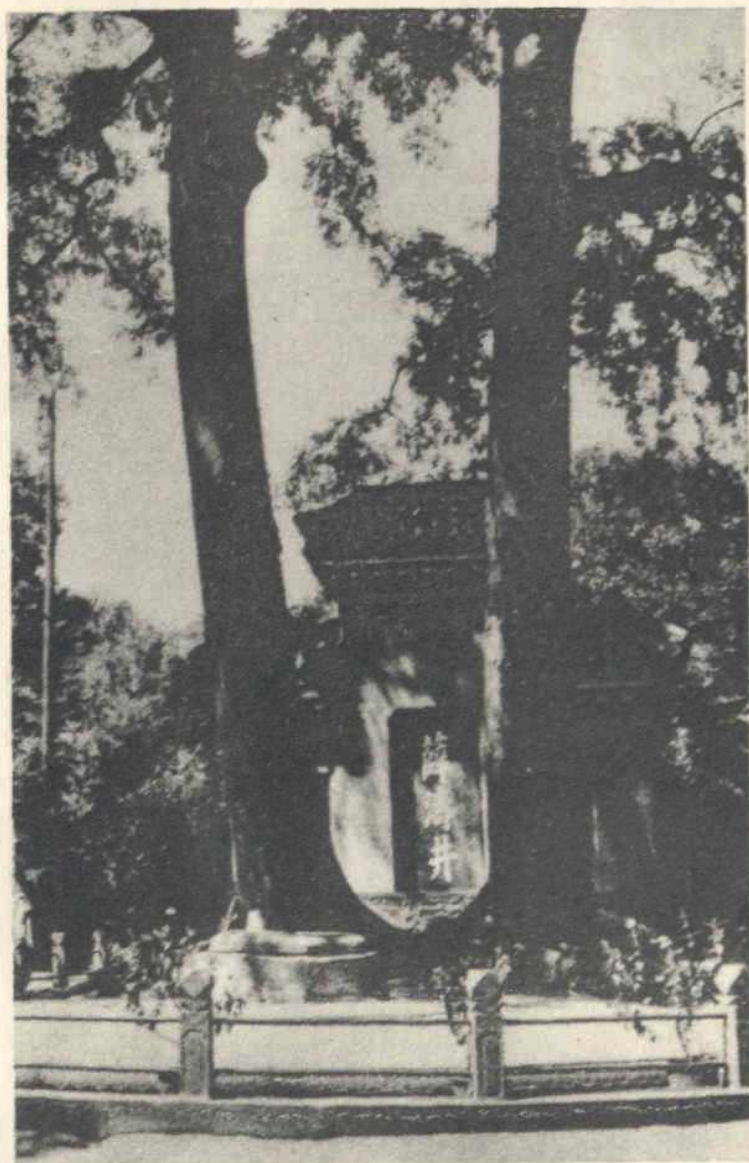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

薛 涛 小 像

薛涛制笺图





薛涛井

2



南朝自
 大許
 江體
 第一
 應
 爲
 畫
 元
 人
 向
 如
 壽



出 版 说 明

望江楼(今望江公园)，位于成都东门外锦江南岸，掩映在绿林修竹之中，环境清幽雅静。更有崇楼丽阁，小亭清馆，玲珑别致，各具殊风。是成都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。然而望江楼之所以有名，还因为它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地方。园中有薛涛井，石栏周环，水极清冽，误传为薛涛取水制笺之地。薛涛生前为写诗方便，亲自制作一种极精致的小笺，时人谓之“薛涛笺”。但据考证薛涛制笺实际上并不在这里，而是在城西的浣花溪畔。“十样鸾笺出益州，寄来新自浣溪头”，自唐以来，蜀中制笺纸皆聚于此，故薛涛笺又有浣花笺之称。薛涛井旧名玉女津，本是明代蜀王仿制薛涛笺处，俗称薛涛井，以后相沿，遂以该处为薛涛制笺故址。明时井旁已有楼馆之设，官吏学士，附丽风雅，送往迎来，尝于此宴饯、吟咏。清嘉庆时即出现纪念薛涛的亭榭，至光绪年间，又相继重建或新筑，乃有崇丽阁、濯锦楼，吟诗楼、浣笺亭、清婉室、五云仙馆等建置，基本上奠定了今日望江公园的规模。望江楼即崇丽阁，也是整个园林的总称。

作者彭芸荪先生，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，后任四川省文

史研究馆研究员，于一九六六年逝世。晚年曾应文化部门之请撰成《薛涛丛考》一稿，《望江楼志》即撷取该稿有关部分，由四川师范学院王文才同志整理而成。

本书属方志性质，着重从历史角度，考察望江楼的沿革变迁和薛涛的生平事迹，资料比较丰富，考证颇为翔实。此外还附有历代名士的有关题咏。这些楹联和诗词，多系应景唱酬之作，或对景抒怀，或临风凭吊，思想内容上虽未必可取，然亦足以点缀古迹名胜，资助游兴，故尽量选录，以存故实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一 薛涛小传考释…………… (1)
附载薛涛题赠
- 二 望江楼建置考…………… (20)
附载江楼题咏
- 三 薛涛笺考…………… (59)
附载薛涛笺题咏
- 四 薛涛墓考…………… (83)
附载薛涛墓题咏

一 薛涛小传考释

考薛涛事迹，以元费著《蜀笺谱》、明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及万历洗墨池刻本《薛涛集》所载，较为详实可据。曹记与本集，皆采自费谱，谱所据为《成都古今记》，其叙述涛一生事迹，首尾具备，文与《成都文类》薛涛诗后记同，当出自宋人手笔无疑。惟曹氏称之为涛集序，其实即涛之小传，录于薛涛诗集前，与《唐音统笈》、《全唐诗》体例正同。洗墨池本录此传于书之大题下，亦未称序，盖仍是以传视之。三书所载事迹全同，兹特定名为《薛涛小传》，文据洗墨池本，校以《成都文类》，逐一考释如下。

薛 涛

宋李石《续博物志》涛误作陶，祝穆《事文类聚》引《丽情集》，亦误作陶，唐李匡乂《资暇录》亦有误作陶者。宋本《郑守愚文集》：“小桃花绕薛陶坟”，涛亦误作陶。《全唐诗》及席氏《唐百家诗》内郑守愚诗则仍作涛，不误。

字洪度，

元陆友仁《研北杂志》谓，蜀妓薛涛字度弘，弘度二字误倒。清陈矩刻灵峰草堂本《洪度集》附录，竟以《研北杂志》误作度弘者为是，反以各本之作弘度者为非，可谓颠倒之至。至洪度之洪字，各本有作洪者，有作弘者，洪弘二字本相通用。

本长安良家女。

案：薛涛原籍长安，其生地则在成都，或据涛集中《乡思》一诗，以为生在峨眉，诗系伪托，不足为据。宋潘若冲《郡阁雅言》及章伯渊《稿简赘笔》所说本长安良家女者，著其原籍也。费曹二氏及洗墨池本所载此传，即祖述其说。《唐音统签》及《全唐诗》遂作随父宦，流落蜀中。陈矩刻《洪度集》，竟题作长安薛涛撰。考当时名士，与薛涛相知者有元微之，微之《赠薛涛》诗：“锦江滑腻峨眉秀，生得文君与薛涛”。生得二字，一作幻出，一作化出，皆说薛涛得蜀中山水之秀而生，所以与文君比美。故王建《寄薛涛》诗称蜀中薛涛，李肇《国史补》称成都薛涛，以后《牧竖闲谈》、《鉴戒录》、《宣和书谱》、《齐东野语》、《研北杂志》、《唐才子传》及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等书，或称蜀，或称西蜀，或称蜀中，或称西川，皆是以涛为四川人。故明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

称蜀之文人才士，以薛涛与文君、花蕊夫人并列，近世江安傅沅叔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亦以《薛涛集》为蜀人遗著也。

父 郾，

《郡阁雅言》及《稿简赘笔》郾皆误作郑。

因官寓蜀而卒。

案：涛父宦蜀，在德宗建中贞元之间，是时长安有朱泚之乱，关中大饥，民食蝗虫，饥冻死者，遍于道路，百官皆乘间请求外补。涛父之宦蜀，亦适此时。其卒当在贞元十一二年间，因涛八九岁时，尚传其父有令续并梧吟之事。

母孀，养涛及笄，以诗闻外。

《蜀中名胜记》养作居，属上句；《成都文类》诗上有能字。《郡阁雅言》及《稿简赘笔》载：涛八九岁知声律，其父一日坐庭中，指并梧示之曰：“庭除一古桐，耸干入云中”。令涛续之，应声曰：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”，父愀然久之。父卒，母孀居。案此诗出自传闻，不足征信，然亦略见涛于八九岁时，即解声律也。又礼：男子年二十而冠，女子年十五为及笄。是涛八九岁即能作诗，至十五岁，即有诗名流布于外。

又能扫眉涂粉，与士族不侔，客有窃与之燕语。

此说涛好修饰，喜交际。当时士族女子，闭处深闺，

绝不与男子往还。涛虽出身宦家，而天才迅发，艺术绝伦，然已沦乐籍，故与人游宴，此传所以谓其与士族不侔。

时韦中令皋镇蜀，召令侍酒赋诗，

《郡阁雅言》及《稿简赘笔》称：韦皋镇蜀，召令侍酒赋诗，遂入乐籍。案韦皋于德宗贞元元年即为西川节度使，至贞元十七年始加中书令，赐爵南康郡王。此传称韦中令，涛集中诗或称韦令公，《唐诗纪事》称韦南康欲奏之，则侍酒赋诗当是贞元十七年后事，涛此时应有十八九岁。涛先已有诗名流布，又常与人游宴，故为韦皋所召。

僚佐多士，为之改观。

韦皋幕僚，有符载、司空曙、欧阳詹、陆畅、裴说、林蕴、卢士政、独孤良弼及王良士、段文昌诸人。召令侍酒赋诗，尚以普通乐妓待之；为之改观，则以女诗人待之，故以后即有奏请为校书之议。其历事节镇，文采风流，“以诗受知”，不缘色相。所作清新绵密，情致娓娓，亦有关乎时事，宜为一时名流所推重。昔人评论，如李肇《国史补》谓：涛乃乐妓而工篇什者，文之妖也。景焕《牧竖闲谈》谓：元和中，成都乐妓薛涛善篇章，足辞辨，虽无风咏教化之旨，而有题花咏月之才，乃营妓中之尤物也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谓：涛之

诗，稍窥良匠，词意不苟，情尽笔墨，翰苑崇高，輒能攀附，不意裙裾之下，出此异物。

期岁，中令议以校书郎奏请之，护军曰不可，遂止。

护军即监军，系宦者为之。何光远《鉴戒录》谓：“自韦皋镇成都日，令入乐籍，呼为女校书”。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：“或曰营妓无校书之号，韦南康欲奏之而罢，后遂呼之”。又传为武元衡事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谓：“武元衡奏授校书郎”；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：“武元衡入相时，奏授校书郎”。王建《寄薛涛》诗称为“万里桥边女校书”，张君房《丽情集》谓：“涛又尝辟为校书”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则谓：“涛字洪度，号薛校书，世传奏授，恐无是理，殆一时州镇褒借为戏，如今白帖借补之类”。《唐才子传》又云：“蜀人呼妓为校书，自涛始”。案《鉴戒录》及《唐诗纪事》，薛涛呼为女校书，自韦皋时始，与此传合。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唐才子传》以为武元衡奏请授校书郎，非是。元衡入相，正值计画平淮蔡时，决无暇奏请授涛为校书。陈振孙以为州镇褒借为戏，亦非是。即使此事，因护军之言，竟未果行，然韦皋幕府，自可以校书辟之。故《丽情集》谓：又尝辟为校书。是涛校书之称，虽未得奏授，当必由州镇辟之。故以后王建赠诗，段文昌题墓，皆称之曰校书，可知其非戏称也。

涛出入幕府，自皋至李德裕，凡历事十一镇，皆以诗受知。

案：涛集有《上韦令公》诗，及高崇文镇蜀，涛有《贼平后上高相公》诗。武元衡来川，其僚佐皆一时之选，裴度为掌书记，柳公绰、杨嗣复、肖祜皆在幕中，涛有《上武相国》诗，又有《和武相国嘉陵驿诗》，并有《摩訶池赠肖中丞》诗。李夷简时，少尹为李程，涛有《寄张元夫》诗。王播镇蜀时，僚佐有李固言、章孝标等，涛有《上王尚书》诗。段文昌初镇蜀时，其子成式同来，涛有《段相国游武担山病不能从题寄》一诗，又有赠段文昌子段校书诗。李德裕镇蜀，涛有《棠梨花和李太尉》诗，又有《筹边楼》诗。此即涛历事十一节度使，皆以诗受知之明证。惟所云十一镇，今集中有诗可见者，只有七镇，其余四镇，则为刘闢、袁滋、郭钊、杜元颖。刘闢叛诛，袁滋受命未果来，郭钊武人，时亦未久，惟杜元颖时无诗，或集中有所脱遗。

其间与涛唱和者，元稹、白居易、牛僧孺、令狐楚、裴度、严绶、张籍、杜牧、刘禹锡、吴武陵、张祜，余皆名士，记载凡二十人，竟有酬和。

案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云：“一时名士，如韦皋、李德裕、元稹、白居易、裴度、杜牧、刘禹锡、张祜咸与之唱和”。及此传所说诸名士二十人，皆是确有所指。因宋元时，涛集尚有存者。惟杨慎《全蜀艺文志》称二

十一人，较此传所称多一人，所据为《成都文类》引文。《唐才子传》谓：涛有《锦江集》五卷，今传，多名公赠答。《郡阁雅言》及《稿简赘笔》皆说：涛有诗五百首。案《郡斋读书志》袁州刻本作薛涛《锦江集》五卷，衢州刻本则题作《薛洪度诗》一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《薛涛集》一卷，明万历刻本亦只为一卷。《蜀中著作记》谓：《薛涛诗》一卷，出杨升庵家藏钞本，皆从《万首绝句》出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谓：涛集晁、陈时一卷，今不传，此本系后人钞撮而成。清康熙时编《全唐诗》收辑最备，涛诗亦只一卷，得诗八十八首，是则涛之诗亡逸甚多。当时与诸名士唱和之诗，今集中可见者，有《寄旧诗与元微之》，即元稹也；《和刘宾客玉蕊》诗，即刘禹锡也；《酬杜舍人》一首，即杜牧也；《酬雍秀才贻巴峡图》诗一首，即雍陶也。又有《宣上人见示与诸公唱和诗》一首，宣上人即广宣，姓廖氏，龙华山寺僧。元和初，遊长安，赐居安国寺红楼院，以诗供奉，元和末，还蜀。有《红楼集》。与刘禹锡、元稹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李益、杨巨源、郑絪、王涯、章孝标、雍陶、段文昌俱有唱和，见诸人集及《全唐诗》中。诸名士集与涛诗者，亦亡逸甚多，或竟无一篇存者。今王建集中，有《寄赠西蜀校书薛涛》一首，《鉴戒录》误为胡曾作。《唐诗纪事》及《全唐诗话》有白居易与薛涛诗一首；范摐《云溪友议》、景涣《牧竖闲谈》、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，并有元稹赠薛涛诗一首。

涛侨止百花潭，躬撰深红小彩笺，裁书供吟，献酬贤杰，时谓之薛涛笺。

潭水在成都浣花溪上游，《广舆记》：“浣花溪在府城西南，一名百花潭”。《四川通志》：“浣花溪在县南五里，《方輿胜览》一名百花潭”。案杜甫诗：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”；又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”；又云：“浣花溪水水西头，主人为卜林塘幽”。盖浣花溪，系西自杜甫草堂，东至万里桥一段江水之总名，百花潭在浣花溪之西头，杜甫草堂南面，溪水之深碧处，始为百花潭，今已积为沙滩。溪旁村落，则谓之浣花里。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：“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，结庐枕江”。《益部谈资》云：“杜少陵、薛涛皆买居潭侧”；《唐才子传》云：“涛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”。九家集注《杜诗》引任弁《梁益记》云：“居人多造彩笺，故号浣花”。故杜甫自称浣花老翁，薛涛所制笺，亦称为浣花笺。惟此传云：“侨止百花潭”，是涛当时别有住宅在城内，百花潭特其制笺处。涛制笺事，另有专篇。

又《唐才子传》称：“涛种菖蒲满门”，《牧竖闲谈》谓：“元公赠薛涛诗‘菖蒲花发五云高’，涛好种菖蒲，故末句及之”。案何明礼《浣花草堂志》云：“蒲有二种，水蒲可以供菹，石蒲用以入药，元公所咏，则石蒲也”。今考《太平御览》引应劭《风俗通义》云：